



军旗飘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五)

总主编◎王建伟 文忠民

国防大学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red-toned historical photograph. It depicts a group of Chinese soldiers in military uniforms, some wearing caps, gathered around a woman who is seated and appears to be holding a document or a small object. The setting is a rural area with a traditional wooden building and a large, leafy tree in the background. The overall tone is solemn and historical.

总主编◎王建伟 文忠民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军旗飘飘

国防大学出版社

军 旗 飘 飘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经典故事

(五)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建伟 文忠民

委 员 印进宝 路加模 谭海鹰 王秉山
蔡惠福 孙临平 徐运堂 赵学清
李昆明 李文强 宗成康

执行主编 宗成康

本册主编 仲 华



目 录

投身调整改革	(1)
一指震惊全世界	(3)
昆明? 成都!	(7)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1)
编外干部	(15)
“改革司令”与后备军改革	(18)
让生命之火熊熊燃烧	(21)
用左手敬礼	(26)
“星”级震荡	(30)
迈好这一步	(34)
从“雷锋团长”到“人武部长”	(37)
一个五十岁士兵的信念	(41)
一片赤诚从军来	(44)
支援经济建设	(49)
两万“拓荒牛”	(51)
生死缉毒	(56)
“扶贫司令”	(60)
打井, 打井	(65)
守护可可西里	(71)
神眼	(74)
喝令长江从此改道	(77)
退役不褪色	(81)



测量“天路”	(84)
高原情怀	(88)
一份津贴与四份希望	(92)
一个值得托付生命的人	(96)
搏浪西部	(100)
黑土地上树丰碑	(104)
“白色”的爱	(108)
那一片片柯柯牙的绿	(112)
秣马厉兵铸利剑	(116)
燃烧的“炭火”	(118)
边防官兵生命的“保护神”	(121)
戈壁深处带兵人	(124)
一点一滴总关情	(128)
雪域高原一面旗	(133)
闪耀在讲台上的生命之光	(137)
与真理同行	(141)
如钢似铁真“堡垒”	(146)
铮铮硬骨魂	(149)
长空英豪数中华	(153)
飞天梦圆写风流	(158)
呕心沥血擎长剑	(163)
甘当“连心桥”	(167)
“活雷锋”也是“电台通”	(171)
铁甲奔流震海疆	(175)
“军中猎鹰”	(179)
为了明天的胜利	(183)
巡天破浪威名扬	(187)
胸有韬略自雄奇	(192)
专做“表面”文章的院士	(196)

地雷“克星”	(199)
情系舰船	(203)
心随战鹰飞	(207)
以“神舟”的名义,集合!	(211)
好一只猛雪狼	(215)
急难险重建新功	(220)
张华的故事	(222)
华山抢险	(225)
“大胡子师长”	(229)
淮河英魂	(234)
舍命搏歹徒	(237)
一曲响彻燕赵大地的英雄赞歌	(241)
案情压倒友情	(245)
军中巾帼花,壮举撼南粤	(248)
抗洪铁汉	(251)
他,永远活在战友心中	(256)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	(259)
以共和国士兵命名	(264)
滇西高原六壮士	(268)
南岳,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271)
在碧水中永生	(276)
烈火铸就英雄群像	(279)
为“抗非”捐躯	(283)
壮丽的生命余晖	(287)
小汤山奇迹	(290)
为群众托起“生命之舟”	(295)
走向世界展新姿	(299)
第一支跨出国门的“蓝色贝雷帽”	(301)





军
旗
飘
飘
(五)

名扬古巴的军中“华佗”	(305)
迎风斩浪闯大洋	(309)
“五星级”哨位	(313)
闪亮登场	(316)
英雄武官处	(321)
“世界第一女兵”	(324)
白莲花下的“守护神”	(329)
中国“猛虎”征服南美“猎人”	(332)
为核查献身	(336)
走出国门的中国仪仗兵	(339)
赞比亚人民的好朋友	(342)
雷锋精神在利比里亚闪光	(345)
德艺双馨的“文化使者”	(349)
“无冕之王”	(352)
海军上校做客克里姆林宫	(355)
血洒黎巴嫩	(359)
军中“辣妹子”	(363)
和平使者	(366)

后 记	(370)
-----------	-------



投身调整改革

1978年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在变革中奋进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世纪伟人邓小平根据世界形势的重大变化,做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分析,并提出全面的世界大战可以制止和避免,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判断。由此,人民军队的建设从“盘马弯弓箭不发”的临战状态,开始转向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

1985年,我军正式实现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这一重大决策规定,军队必须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新军事变的浪潮风起云涌,战争呈现出信息化与局部性的双重特点。顺应军事潮流的新发展,1993年,我军制定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并不断予以充实和完善。从军队建设问题上,明确了要逐步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时代呼唤精兵。然而,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和“左”倾错误的影响,过去军队建设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臃肿”。军队要“消肿”,精简整编势在必行。

从1985年到2005年,我军的发展历程中矗立着三座大裁军的里程碑。1985年,裁军100万;1997年,裁军50万;2003年,裁军20万。

精兵,不仅要裁减员额,更要对军队进行改革调整,提高军队建设的质量,提升战斗力。1978年以后,在减少部队员额的同时,军委还决定对军衔制、兵役制、预备役部队及训练体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调整与改革,如同一次又一次强烈的震波,辐射到了军队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几乎每一个军人。

上至总部、军区,下到基层部队,或撤或并,或降或交。上至白发苍苍、功勋年著的老将军,下到千千万万的普通一兵,是进是退,是去是留?作为单位、集体,他们都曾有过光荣和战斗的历史。作为个人,他们都对军队怀有满腔赤诚。这样的考验虽然不必历经生死,却更加艰难严峻。

真金不怕火炼。事实表明,凡是调整改革涉及的对象,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服从。他们不讲任何条件,把切身利益置之度外,以自己的行动为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他们当中,有的脱掉了身上的军装,有的换掉了肩上的“牌牌”,更多的人主动奔赴艰苦的新岗位。

牺牲岂止在战场?不见硝烟的牺牲更显军人本色。也正是因为一代又一代军人牺牲的悲壮,方才创造了人民军队未未争目的辉煌。



一指震惊全世界

如果说,世界是一个大舞台,那么在1985年,中国,必定是这个舞台上最令人瞩目的角色。而邓小平——也再次成为了世人关注的焦点。

这一年的6月4日,中国北京,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坚定地伸出了右手食指。这一指,震惊了全世界——中国将裁军100万!6月10日,此消息通过中国最大的官方新闻机构——新华社正式播发。裁军,是国际上争吵多年而成效甚微的话题,同时也是各国军事家和战略家们高度重视的敏感问题。中国裁军的消息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等世界大国媒体对此事予以了大篇幅的报道和评论。舆论基本呈一边倒的趋势。在冷战的国际大环境中,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的武装对峙仍在持续,中国却要大幅度地裁军,以实际行动来表明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和诚意,这一举动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国际社会的赞誉。

1985年中国的大裁军,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而追溯大裁军的源起和决策,还得要从邓小平——这个外国人眼中“打不倒的小个子”说起……

1981年,77岁的邓小平,几经推辞,最终还是服从中共中央的决定,出任中央军委主席,成为全军的最高统帅。几经人生起伏的邓小平,有着面对挫折而坚韧不拔的胸襟抱负和迭遭困厄却矢志不渝的革命信念。虽已步入晚年,但他仍以敏锐的目光审视着世界,用革命家的气度、政治家的韬略、军事家的胆识,决心将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而这一切,邓小平准备从改革部队编制着手。

要想精简整编已经沿袭几十年的中国军队体制,拆庙搬菩

萨,又谈何容易!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总员额曾设想由550万整编至400万。然而,这次整编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而中新。20世纪60年代,为应付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可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解放军逐步扩大军队规模,到20世纪70年代,总员额增加到610万左右,成为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早在1975年,邓小平复出伊始,在领导军队整顿工作的过程中,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军队问题的解决要从“消肿”切入。从1981年到1984年,办事一向果敢利落的邓小平在担任军委主席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精简掉了200多万员额。但是,400万的军队规模,依然使中国不堪重负。

为什么军队编制和员额几经缩减,效果仍不如人意?问题的根子到底出在哪儿?作为最高统帅,邓小平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对国际形势做出了科学分析,修正了延续多年的关于战争迫在眉睫的判断,果敢地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或延缓。这就使军队建设从战略决策上做出了根本改变。此后,进一步裁军便很快被提上了日程。

1984年10月25日,一次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这次军委组织的座谈会,出席者都是军队各方面的主要领导,包括了海军、空军、二炮和11个大军区的最高军政首长。会议进行到11月1日,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讲话。

这一天,望着满座的军队高级将领,邓小平很随和地问道:“从哪里讲起呢?”他想了想,说:“就从这次国庆阅兵讲起吧。我不是讲这次阅兵如何,这次阅兵是不错的,国际国内反映都很好。最近有位国际友人讲,非常好。”说到这里,人们的思绪随着邓小平的话题回到了一个月前。10月1日,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是继1959年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以后最大规模的阅兵,那天,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鲜花如海,长安街上,受阅方队军容严整,战车隆



隆……回想盛况,在场的将军们似乎仍沉浸在自豪与喜悦之中。

邓小平却话锋一转,略带严肃:“我说有个缺陷,就是80岁的人来检阅部队,本身就是个缺陷……”

军队高层年龄老化已经成为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严重问题,却也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邓小平说:“在座的都是老同志嘛,老同志有些什么乐趣呢?逗逗孙子,养养花草,那是最好不过的,我就有个希望,能够闲下来,享享清福呦。”说到这里,在座的将军们都笑了。由此,邓小平谈到了干部年轻化问题:“前两年解决了军以下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问题,但是高层领导的年轻化问题还没有解决。解决这个问题,一是要选拔优秀人才,看准了谁,就要把他提到重要的或更重要的岗位上;二是要让位,希望我们军队中能出现一些开明人士。”

接着,他讲到了“消肿”、裁军问题。面对为共和国浴血奋斗了毕生的老将军们,邓小平语重心长地谈了顾全大局的重要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建设已经成为了国家的中心工作。军队建设应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国家经济搞上去了,军队的实力必然会随之增强。“消肿”、裁军就是顾全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他说:“我们还是要裁军呀。不是别人逼我们裁军,而是我们主动要裁。裁多少呢,我看100万比较好。”在座的将军们谁也没想到,这次竟要裁掉这么多部队。

裁掉100万军队,这不仅是新时期军队几次精简整编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在我军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出席会议的所有人都被这样一个想法震撼着,这将是我军一次大的改革,也是新时期我军一次大的整编。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了裁军100万的决定。他强调,中国要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也正在努力创造和维护这个和平环境。经济建设是我们的大局,一

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他语重心长地说：“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但是，四化总得有先有后。



邓小平宣布裁军 100 万

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

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现在就是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这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我们下这样大的决心，把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员额减少 100 万，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它表明，拥有 10 亿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并且用自己实际行动对维护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6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是我军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了进一步落实百万大裁军的重大决策，此次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方案要求在两年内完成裁军 100 万的任务。

自此，我军历史上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裁军正式拉开了序幕。百万大裁军，不仅涉及员额的精简，而且涉及编制的调整，体制的改革，从大军区调整、部队缩编、机关撤并、干部减少，到淘汰陈旧的装备、关闭部分军事设施，都有大的改革。这是一次从上到下、从里到外的“立体震荡”、“全方位波动”，是对一个庞大“躯体”实行的“大手术”。

据有关资料统计，1985 年，中央军委所属的三总部处以上机构减少了近 1/6，机关人员精简了一半；减少军级以上单位 31 个；撤销师、团级单位 4000 多个；到 1987 年裁军结束时，共安置转业干部约 50 万；军队内管理干部的 76 种干部职务改由战士担任。除此之外，军队编制也有较大变动：原有的 11 个大军区精简合并为 7 个，解决了原有部分战区战役纵深短浅等问题。



军队的高级指挥学院由原来的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三院分立,合并为综合性的国防大学。陆军的编成集团军在原有基础上加大了特种兵的比重,提高了合成的程度。县市人民武装部门改归地方建制。此外,军队后勤体制也进行了改革。

此次大裁军不仅对有效地节省部队经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以及减轻人民负担具有重大意义,也更有利于我军更新武器装备,提高战斗力。这次裁军是新时期我军建设的新起点,它标志着军队建设真正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为把我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昆明? 成都!

1985年5月底,北京西郊机场上一片繁忙景象。一架架专机从四面八方飞往这里,搭载着各大军区的司令员、政治委员前来参加即将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

经过一年多的酝酿、论证、协商,大规模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具体方案就要被敲定,11个大军区中究竟撤销哪4个,马上就要揭晓了。

精简整编是大趋势,11个大军区的军政主官都明确表过态,无论结果怎样,坚决服从。然而毋庸讳言,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也还潜藏着同一个想法,那就是最好不要裁掉自己的军区。

是啊,谁愿意看到凝聚着自己多年心血与汗水的部队被裁撤呢?半年来,军委就撤并哪几个军区的问题,已经拟定了初步方案,各大军区的军政首长也参加过讨论。一些有可能被撤销的军区也依照初步拟定的方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同时,他们又不由自主地做着另一个方向的论证:这个说我是边关重镇,濒临前线;那个讲我是物资集散中心,便于屯兵;还有的认为他那里是打大仗的总预备队,可以兼顾几个作战方向……即便



不大可能被保留的军区,司令政委上飞机的时候仍然怀揣一丝侥幸。

刚到北京参加会议的时候,昆明军区司令员张铨秀将军的心情,相对于其他一些军区的领导要踏实多了。因为按照军委的初步方案,昆明军区将与成都军区合并,定点昆明,以昆明军区机关为主,组成新的昆明军区。在4月全军各大单位参谋长会议讨论之后,也没有改变原定方案的任何征兆。这是由昆明军区的特殊位置决定的。自卫还击作战以来,地处边境前线的昆明军区战斗一直未断。将成都军区合并至昆明军区理由充足,天经地义。

因此,张铨秀司令员和谢振华政委已经做好了接收成都军区机关的一切准备。从昆明上飞机的时候,随行的军务部长和干部部长,带来了全套的接收方案,准备在会上与成都的同志具体协商。

与此同时,成都军区也已做好了交接工作的准备。半年来,正如保留昆明军区的消息从未变过一样,撤销成都军区的消息也很牢靠。干部部和各层领导空前忙碌地找人谈话:你对工作有什么想法?愿意去昆明、下部队还是转业?干部部长这次随首长去北京开会,皮包里准备了好了一份落实到机关每一个人的移交、处理方案。军区大院里一座现代化的通信、情报中心被迫暂时停工。不仅已经挖好的地基要填平,而且在上海定制的两架电梯也要谈判退货。仅这两项,就在经济上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可是不退、不填,留之何用?

昆明与成都两边的工作都在按部就班地进行。可是在5月23日,事情发生了一些小变化。军委常委会公布了合并后新的军区领导班子名单。出人意料的是,原来有消息说要继续任职的张铨秀已经不在其列了。面对新的变化,老将军处之泰然。他想,自己毕竟已经71岁了,即便任职,也是过渡人物,早些交班更有利于工作。因此,他仍然谈笑如常。休息时间,该下棋就



下棋,该看戏就看戏,兴致很好。

军委扩大会议进展顺利,原定扩大到军一级主官的第二阶段会议提前5天举行。

6月3日上午,军委常务会议集中到会同志对精简整编方案提出的意见,再次进行研究。确定之后,便是最后定局了。下午,将在全体会议上公布。

当天午饭后,成都军区司令员王诚汉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一个重要消息,有人告诉他:“老王啊,定了——变了……”“定了,变了”短短的4个字却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和巨大的改变。

这天中午,成都军区的代表们一反常态,关起门来叽叽喳喳,没有人睡午觉。

昆明军区司令员、改委以下代表和工作人员都睡得很香。

6月3日夜里,成都军区司令部副参谋长接到了王诚汉司令员从北京传来的神秘指示:通信大楼的基坑暂停回填;上海的电梯暂不委退货。这消息你一人知道就行了,不要外传。

这是什么意思?两个“暂停”说明了什么?尽管司令员指示不要“外传”,但绝对不外传便无法执行“指示”。

紧接着,这个消息以无愧于电子时代的速度传变了军区机关。人们在猜测中得出了一个结论:变了。

消息也同样传到了昆明军区。但与在成都不同,听到消息的人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打电话给在北京参加会议的军务部长:

“喂,有什么消息?”

“不知道。”

“我是问有没有什么变化……”

“不知道。”

对方守口如瓶。这守口如瓶的态度就是个不祥之兆。

6月7日,在焦急和不安的等待中,昆明军区的同志们终于盼到了张铨秀和谢振华的专机。在濛濛细雨中,两位首长走出

舱门,看到的是空前的接机阵容:机场上已经有几十辆小车在等候,凡在家的副司令、副政委和三大部领导,几乎全体出动,前来迎接。这是从来有过的阵势。他们为什么来?是因为张、谢作为军区司令、政委最后一次到北京开会归来?是为了早一分钟得到什么信息?是为了安慰归来者,还是为了得到归来者的安慰?

握手,握手,还是握手。沉默,沉默,简直是令人窒息的沉默。迎接的人,被迎接的人,没有话语,表情严肃。一切答案都已在沉默中揭晓了。

此时,每个人的心情都是复杂的,对于军区的感情又怎能用一句话概括?大西南剿匪、拉萨平叛、边界勘界警卫战、抗美援朝、援老筑路、开发边疆、边境自卫还击……一件件,一桩桩,都历历在目,谁都挥之不去。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面对部属,两位将军有着沉甸甸的歉疚感。为了迎接成都军区的战友,半年来,无论是机关还是基层都做了充分的准备,表现相当出色。军区党委决定,严格控制干部握升,以便给成都的同志留出位置。这种“严格”甚至达到了过分的程度。比如,到6月1日以前,军区司、政、后机关就有26个二级部正副部长缺编,下面援上来的递补方案一律不批。军事法院院长、军事检察院检察长缺编,签署法律文书都成了问题,党委的答复仍然是:留待合并后统一考虑。与此同时,军区抓紧动员临近离退休年龄的同志离职,以便空出位置。已经离退休的同志提前搬进干体所,以便空出宿舍。机关刚刚建好一栋漂亮的宿舍楼,可以安排50户,机关缺房干部早已望眼欲穿,党委决定一律不分,全部留给成都来的同志。

一批本来可以提拔使用的干部失去了机会,一些本来应该解决的生活福利没有解决。多年的老部下,包括一批很有发展前途的干部将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但是,不论有多少困难、多少理由,都要服从大局,执行命